

有一种水墨叫徽州

□付秀宏

有一种水墨叫徽州,时光是徽州的一点淡淡墨,清水淡墨,渐渐淋描在古城的眉目和肌肤上。

一座座气势恢弘的牌坊,矗立在碧水蓝天中,静默在苍烟夕照下。遥想当年,富足的徽商曾将古老文化历史——熔铸在黑白两色之中,黑得坚决,白得透彻,那是怎样一种状态。在徽州,历史的陈香——像矗立着的人性丰碑,伾崖而朴素,一瞬间你仿佛走进明晃晃的光阴皱纹里去了。

心灵的泉水静静流淌。小巷的木雕小店里,老艺人戴着花镜低头刻东西,古朴雅致,诗意幽幽,仿佛挽着岁月的裙角,将思绪抛掷到云端去了。

走进希望的春天

□李素珍

当冰雪渐渐消融,小草在风中吟唱。暖风阵阵,季节带我们走进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一年,充满生机。我们满满的 365 天时间,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和朋友一起踏青,追寻春的脚步。和春天一起上路,把我们将未曾实现的梦想一一去实现。

季节的春天,复苏我们心灵的春天。问一声自己,你的内心是否充满了希望?你的人生是否有了新的计划?

在满树繁花,春光正好的萌发希望的时节,沐浴阳光,如原野的碧草,欣欣向荣。我们的梦想之花,趁着美好春光,一点点绽放。

享受生活,自然是一种好心态。而我要说,充实自己,努力上进,更是一种值得推崇的人生态度。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更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榜样行为。曾经的失败,不过是成功的前奏。只要努力,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季节的春天,那是外在的美景。而人生的春天,却是我们迈步前行的动力。

站在季节的春天,笑迎人生的春天。因为心怀梦想,希望在前。我们的人生,便如春天一般绚丽多彩。

走进希望的春天,不惧怕曾经的失败,你的人生将无比灿烂。走进希望的春天,抓紧时间去实现心中的梦想,你就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

从春天出发

□程应峰

春天来了!又一个希望的春天,让过往成为烟云,让成败成为历史,桃红李白,伴春的气息绽放;嫩叶新枝,洋溢阳光的情怀。春天,展示给我们的,是目标,是起点,是生机。

走过冬天,我们从春天出发,披着阳光,揣着梦想,一路采摘幸福,收获快乐。我们寄希望于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个季节,是我们靠近人生目标的又一个里程碑。我们活在四季的轮回里,属于我们的每一个脚印,无论是清晰还是模糊,无论是深刻还是浮浅,都有它存在价值和意义。从春天出发让我们相信,流动的溪水才能奏响欢快的旋律;波澜不惊的一潭,注定缺少浪花,没有激情,没有感动。

春天,是一个归零的季节,它让所有可以教自己安于现状的理由不再成为理由,让我们滋生出从零开始的心境。曾结识过这么一个人,自一家企业下岗后,他几经努力拥有了一家水果铺面,本来,这宗小本生意足以维持他一家的生活,但在知天命之年,他将生意留给了家人,自己则带着一颗不安分的心,去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几番风雨后,他又开办了一家装饰公司。用他的话说,是命运给了他机遇,让他具备了不断挑战命运、不断寻找新的起点的勇气。 这样的人生方式,也许要面对诸多无法预知的艰难困苦,而且结果不一定会是成功,但展示给世界的,是从春天出发的生机、活力和意义。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它以神奇的力量,驱使每颗心如花蕾绽放,去更新生活态势,去展现心灵奇迹。从春天出发,播下梦想和希望,让金灿灿的收获在秋天定格。

从春天出发,轻吟一首与离别无关的歌吧,别惊动任何无关的人,黎明前动身,让心空飘满祥和与宁静,忘记争吵、功利、伤害。从春天出发,让相爱的心贴心相印,让胭脂的三月菊香的九月,成为生命中诠释爱情的插页。从春天出发,在繁星的明灭里,在月海的波光中,在细雨敲打屋檐的晚上,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生命。从春天出发,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当然,还有手捧青花瓷碗的老妇人慢慢走过,瓷碗里泊着白嫩的豆腐。再看,一枝淡黄的凌霄花从斑驳的围墙上探出头来,世间的一切安然静美都在徽州的空气里流转开来。

可是,宏村的潺潺溪水不尽是明丽,待到苍茫四起,是否还能激起乡愁的大雾呢? 忠臣、孝子、烈女、节妇,一个个影像缓缓地缭绕在黑白两色之中,仿佛有很多话要说。待到天落小雨的时候,湿了墙瓦屋檐,岁月的苍苍也似在独自叹息。而今日的徽州女子,用细密的步履撑一把雨伞,一路滴湿了脚下的石板路,心中仿若得悟,连缀起来竟像极一阙宋词。

走进徽州老宅,木门、槛联、天井、大缸、浮萍、睡莲,传达着积善、读书的礼仪,有从容入世、清淡出尘之妙;厢房的花窗刻有“羲之戏鹅,渊明爱菊,和靖爱梅”的典故,千百年的诗书都活在美轮美奂的木雕里;后院蕉肥石瘦,碧色红鱼,紫薇正开得烂漫,是否曾有红顶商人与其如花美眷在此品茗赏月呢?

虽听不到徽州月白风清、隽永绵长的悠扬歌吟,但那种真正气沉丹田的声音,那种动人心扉的盼望与坚守表情,让我恍惚间生发一点点历史的醉意。如是,意合了徽州,便可以有幸隔着一个仰望的距离,一路看遍戏

台,可以值锣鼓与二胡敲击、拉响的当儿,闭上眼睛,回忆起徽剧的韵味,敬观的儒雅,有时圆润超然,有时纵横飞扬,有时左右开张,有时禅气芬芳。

汤显祖有诗曰: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的风雨沧桑总在趁人不备时,悄然徒转。徽州黛瓦粉墙,烟芦玉树,小桥流水,一步步走去,曲径通幽。徽州的水榭长廊,石雕池塘,庭院深深深几许。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徽州古老窗棂里的优雅和寂寞,真有“一任阶前雨,点滴到天明”的意趣;须臾之间,徽州雨夜滴下来的仿佛不是雨,而是淡淡的墨了。

徽州之美,美在水墨。徽州古井里记录着过往的喧嚣与岑寂,徽州是一部古书,气闲神定,一幅木雕、一阙宋词、一杯淡茶、一簇花开、一轮明月,都是一卷水墨丹青……

有一种水墨叫徽州,那是文化的水墨,历史的水墨,境界自成的水墨,人心聚散的水墨,风姿摇曳的水墨。



儿时的年味

□杨勤华

好后,天快量时扯着嗓子招呼大家赶紧来洗澡。在各家的父母的带领下,分别到男女澡堂洗澡,要将里外衣换一换,弄得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过大年。除夕的上午,孩子们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擦洗大门和窗户,然后用水和面粉打浆糊贴春联、门彩和窗花,再将门前门后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到了下午,家家户户开始忙年夜饭了。这时候,过年的气氛便出来了,街道上虽然冷清了,但是却笼罩着一种神秘而又祥和喜庆的气氛,人们见面时脸上都带着笑容,说话也不再再声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吃年夜饭的时候,按照长幼排序,一家最高的长辈要做上席,按照次序都要给长辈敬酒,相互说着祝愿的话,一餐饭要吃上一个来小时。

饭后就是守岁,一家人抽着烟喝着茶,说着闲话,待女主人将刚刚炒制出锅的葵花子、蚕豆和瓜子、花生送上桌时,屋子的气氛更加欢快了,孩子们争抢着一把一把的将口袋装满。女主人还要煮香蛋,先将鸡蛋煮熟,然后,用凉水浸泡后去壳,再用茶叶、八角、五香粉和酱油、盐一同用温火煮透,香气扑鼻的香蛋便做好了,母亲会将形状不好或破了皮的香蛋拿出来让孩子们尝尝鲜,迫不及待的孩子顾不上香蛋的烫嘴三口两口便将香蛋吃掉了。

过年那些天,家中总会有拜年的客人,家人会首先泡上一杯茶,再用碟子装上炒米糖、葵花子、酥糖、方片糕什么的来招待客人,酥糖和方片糕都是从糖坊里买来的,客人必须要吃,预示着新的一年日子甜甜蜜蜜。中午还要热情地留酒留饭,过年的菜比平时丰盛了许多,有红煮鲫鱼、豆腐枣子烧肉、白斩鸡、红烧狮子头、黄豆香干烧鸡杂、青芽炒肉丝、大蒜炒腊肉等等至少有十个菜,鱼和圆子这两道菜是必须要上的,寓意着年年有余和团团圆圆,不过,客人都知道这两道菜过年这几天是不能吃到的,它就是一种寓意。还有一道菜也是必须上的,就是青菜豆腐,这道菜可以吃的,寓意是青菜豆腐保平安。主人劝客人酒时,相互酒杯里的酒都不能全干,要留下一点,表示做任何事情留有余地。

压岁钱是长辈给晚辈,但是不能伸手要,更不能将手伸到长辈的口袋里,那样会犯忌讳。过年那些天说话一定不能有不吉利的词和说话带“脏”字,什么“病”、“死”、“倒”等等一类的话,和骂人的话千万不开门的,否则会遭到大家的一致谴责。有的人家在大年除夕晚上,还

要用布条蘸上茶叶水给孩子擦洗嘴巴,为的就是让孩子记住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和脏话。

正月初二和初四,是去外婆和舅舅家拜年的日子,孩子们更开心,老家有句俗语叫“吃在舅舅家吃,玩在家(外)婆家玩”,这时候,舅舅舅母会拿出家中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外甥、外甥女。外公外婆家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地方,更是每个人童年时最美好的记忆,虽然外公外婆家的生活条件未必有自家的好,但是外公外婆对外孙外孙女的宠爱超过了对当年的女儿,在这里,可以不用看爸妈的眼色,想怎么胡闹都可以,反正有外公外婆护着。离开外公外婆家的时候,通常都很不愿意,是在父母的生拉硬拽下才走的。

过年还有一桩乐趣就是将自家或是别人家门前燃放后捡来的鞭炮和春节前买来的鞭炮拆开成单个,点上一根用草纸搓成笔状的“火纸爆”,然后,燃放一个个小鞭炮或两响三响的大鞭炮,玩的花样也挺多,有将点燃的鞭炮在炮引线没人鞭筒时,快速扔进水里,顿时如炸弹一般在水中炸开。有将鞭炮插入墙缝或稀泥里,炸开后泥土四溅,小伙伴们脸上和身上到处是泥点,却个个乐此不疲。还有一种玩法,将点燃的鞭炮上面覆盖瓷盆或瓷缸,一声轰鸣后,盆子或瓷缸顿时飞了起来。更有胆大的将点燃的鞭炮踩在脚下或擒在手中爆炸,弄不好的时候,也有手被炸伤的,却好了伤疤忘了疼,来年照样继续这么干。还有恶作剧的孩子,学着电影、连环画里的做法,将一截短鞭炮用线拖扎在狗的尾巴上,然后点燃,吓得狗儿跳起来到处乱窜。

初三的晚上,要放一挂送年的短鞭,代表着从除夕开始的过年就要告一段落,虽然年算过完了,但是年味还要持续一个月正,后面还有初七的过小年,和正月十五元宵节的鱼灯会,会将年的气氛再推高起来。另外,趁着正月里清闲,新情旧情要延续,亲戚之间,父母辈之间的一些朋友需要走动,跟着父母一起去拜年,自然是孩子们争先恐后的美事,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还有压岁钱,当然很诱人。父母会轮流带着孩子走动,让每个孩子都能过把瘾。

不知不觉,正月过完了,年味也渐渐地散了,孩子们的腿都子也都变得有些圆鼓鼓起了,身上沾满了油渍和泥巴的新衣服也该换了,对来年过年的憧憬又重新开始了。

一米冬阳

□一心

我知道在这个冬日的周末,自己睡了个懒觉。那一米阳光或许是我最好的伙伴,是它让我一向疲惫的躯体能长一点时间得以放松。

惺忪的睡眼刚好与冬阳打个照面,它从我卧室的防盗窗直射进来,在我的床上停留成一方矩形阳光地带。我起身靠在床头,它刚好照在我的胸前。有这么好的伴侣,索性再赖一会儿床,顺手拿起床头的一本杂志,杂志的封面有一朵向日葵,我很快便沉浸这温暖的阅读中。

不知几时,这米阳光竟照耀到我的脸上。哦,原来,阳光有脚,早已在悄悄地挪移。是的,阳光果真是有脚的,踩在我的脸上,痒痒的,柔柔地的,暖暖地的。我的双眼又一次悄悄闭上……

一米冬阳,让我如此幸福;也是这样一米冬阳,也曾让我紧张过。很多年前,姑父叶静先生为了我能如愿考取师范,不惜将当时最优越的居住环境让给了我,自己成为“走读教师”。那是一间乡村初中的教师宿舍,窗前摆着一张条桌,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中考复习资料,离复习资料一米高的位置,是一盏50瓦的白炽灯泡。就是在这一切地陪伴下,我晚睡早起,为着“跳农门”的愿望发奋苦读。在那个复读的冬季,卧薪尝胆的决心让我没有退路,只有以每一个充实的日子去迎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应该从见到一米阳光开始,而我却早在这米阳光到来之前的两个小时,也就是在凌晨

五、六点左右,和那只50瓦的白炽灯泡一道就在慢慢等候。

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季的日头特别多。即便是下雪,也大多在晚上,次日清晨,亮灿灿的一米冬阳照样会擦过杉木窗格子停在我的桌上、脸上,以及月考有些进步的试卷上。每每此时,我便关掉那盏白炽灯,心中也开始一片亮堂。这是一种极其美好的感觉,也是我私下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所换取的;但在那个特殊的时日,我时刻都在警告自己:决不能长时间地流连感觉的美好,要知道自己迎來或是送走的每一米冬阳,都是时间的化身,是太阳前行的一只脚哇!于是,面对桌上厚厚的复习资料和试卷上的错号,我的心一次次紧张起来,因为我必须跟上阳光的脚步,甚至要走在它的前头。姑父曾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迎接中考,就是要与时间赛跑。

整整三年,我都睡在师范学生宿舍靠窗边的天床上,阳光照耀整个宿舍,似乎是从照耀我开始的,继而从一米冬阳开始赐予整个冬天的温暖。有几位室友都想与我调换床位睡睡,他们心中是否都藏有同一个秘密——那一米冬阳?

朦胧中,一丝寒意把我稍醒。我的胸口躺着那本未曾读完的杂志,封面上的向日葵仍然向着太阳升起的一条可是,阳光,那一米冬阳,你上哪儿去了?把我哄睡后,你就悄悄地走了,不留任何痕迹,要我一等就是又一个24小时。

一米冬阳,是上天送给我的一份特殊生日礼物,因为它提醒我:人生还有许多事情得抓紧去做……

射虎

□百里牛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名为《塞下曲》诗,是表现西汉名将李广英勇神武的。其本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说李广误以草中的石头为虎,引弓奋力射去,竟将箭射进石头里去了。可见李将军之神勇,无怪乎匈奴人闻其名而丧胆,呼李广为“飞将军”。

东晋干宝的《搜神记》里,也记有李广这则射虎故事,只是记载得比较简略,估计是抄录自《史记》的。干宝书中还有一则同类故事,但年代比李广要早得多:“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射之。没金,镞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

迹。”故事的主人公是楚国一个国君叫熊渠子的,情节几乎与李广一模一样,但文字比《史记》形象生动。

李广射虎事是否属实,这个无法考证了。楚熊渠子射虎事在前,也许汉代人崇拜李广,将熊渠子安在了他头上,也未可知。但这两则故事有一共同处,即主人公一旦发现所射是石不是虎,箭再也射不进石头了。一头“猛虎”当前,非你死即我亡,生存意志激发了人的胆略。一旦发现是石不是虎,人的危机感立即消失,再射,果然就射不进了,不但射不进石去,且箭被石头所折,连痕迹也没留下。情境不同,心境有异,结果迥然。

古书说射虎入石事,其事未必有,其理不可疑。心中有虎,则生勇;心中有石,则生悔。古今英雄人物的神武,往往是危逼逼出来的。

沿河看柳

□钟读花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可北方,这个时节里,柳条儿只能透出一点儿娇羞的绿。

但毕竟是春天了啊,谁也遮不住春天绽放的容颜,谁也挡不住春天前行的脚步。

春天的脚步,踢碎了小河的坚冰。坚冰消解,河水的喑哑声变得清爽起来,渐渐流动成一种潺湲的明朗。软泥中的浅荇开始萌发出沁人的绿。村妇、村姑们来到河边浣衣了,浣衣的砧声打破了春的宁静,消融进春的温暖里;挎着竹篮的小姑娘,款步来采摘着水菜,来回一篮子的碧绿,来回一篮子的春天。浅笑的回眸,贮满了春的柔情。温暖在半空中流淌着,水汽在空气中浮漾着。

柳条儿完全泛绿了,变软了,变柔了,它在春风中摇曳起自己柔情的风姿。

它要摇掉自己冬夜的残梦,摇醒自己春日“媚眼”。

果然啊,没几天,一根根枝条,出现了一簇簇嫩黄——一种绒绒的鹅黄,那就是柳枝的眼睛啊,一只只注满柔情的眼睛。

几多“媚眼”,几多情。傲然绽放春风里,柳条儿,尽情地飘,尽情地摇。真个别是“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款摆的柔软,是一种情态,一种风韵,一种柔性之美。

刷刷啦啦的,忽然就来了一阵小雨。空气润润的,湿湿的,柳堆轻烟,仿佛在做着“一帘幽梦”,天空静美得如一块水晶。

仿佛一夜之间,春雨催生出柳叶,翠绿遮掩了鹅黄。

风起处,河岸的垂柳,纷披的枝条,潮涌般滚动,活脱脱地演绎出一个诗意的词语——“柳浪”。“柳浪”的梢头,是滚动的春潮。

春潮把季候推到了清明,黄鹂在柳行里叫了。这种翡翠般的鸟儿,纯粹是柳的灵魂啊!它鸣得清脆,鸣得嘹亮,它那锐利的尖音,划破了清空的美丽,把一种神韵注入了飘逸的柳枝里。